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一

眉山蘇洵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內翰執事洵布衣窮居嘗竊有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
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
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
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
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
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
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

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
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夫勢奔走於小官
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
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
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棲之今也亦必有小人
焉推之於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
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
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
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
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喜且自賀以為首既

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嚮之西而
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盖有六人今將往見之矣而
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潸然出涕
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
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
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
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余公蔡公遠者又
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
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
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

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之
中非其勢不可遠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遠已
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
知之時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
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
大河渾浩流轉魚鼃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
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
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
間斷氣盡語極意言竭論而容與間易為艱難勞苦之
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

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
之文遺言惜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
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
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
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
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
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
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
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沈淪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
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事何

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

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上歐陽內翰第二書

內翰諫議執事士之能以其姓名聞乎天下後世者夫豈偶然哉以今觀之乃可以見生而同鄉學而同道以某問某盖有曰吾不聞者焉而况乎天下之廣後世之遠雖欲求髣髴豈易得哉古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

愚未嘗敢忽也。今夫群群焉而生，逐逐焉而死者，更千萬人，不稱不書也。彼之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有以過乎千萬人者也。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闕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且以一能稱以一善書者，皆不可忽，則其多稱而屢書者，其為人宜尤可貴重。奈何數千年之間，四人而無加此其人，宜何如也？天下病無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洵一窮布衣，於今世最為無用，思以一能

稱以一善書而不可得者也。況夫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項者。張益州見其文，以為似司馬子長，洵不悅辭焉。夫以布衣而王公大人稱其文，似司馬遷不悅而辭，無乃為不近人情，誠恐天下之人不信，且懼張公之不能副其言，重為世俗笑耳。若執事天下所就而折衷者也，不知其不肖稱之曰子之六經論荀卿子之文也。平生為文，求於千萬人中，使其姓名髮髻於後世而不可得，今也一旦而得齒於四人者之中，天下烏有是哉？意者其失於斯言也。執事於文稱師魯於詩稱子美，聖俞未聞其有此言也。意者其戲也。惟其愚而不顧

日書其所為文惟執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屢請而屢辭
焉曰吾未暇讀也退而處不敢復見甚慙於朋友曰信
矣其戲也雖然天下不知其為戲將有以議執事洵亦
且得罪執事憐其平生之心苟以為可教亦足以慰其
衰老唯無曰苟卿云者幸甚

與歐陽內翰第三書

洵啓昨出京倉惶遂不得一別去後數日始知悔恨蓋
一時間變出不意遂擾亂如此快悵悵不審日來尊
履何似二子執轍竟不免丁憂今已到家月餘幸且存
活洵道塗奔波老病侵陵成一翁矣自思平生羈蹇不

遇年近五十始識閣下傾蓋晤語便若平生非徒欲援
之於貧賤之中乃與切磨論議共為不朽之計而事未
及成輒聞此變孟軻有云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豈信然
邪洵離家時無壯子弟守舍歸來屋廬倒壞籬落破漏
如逃亡人家今且謝絕過後杜門不出亦稍稍取舊書
讀之時有所懷輒欲就閣下評議忽驚相去已四千里
思欲歧首望見君子之門庭不可得也所示范公碑文
議及申公事節最為深厚近試以語人果無有曉者每
念及此鬱鬱不樂閣下雖賢俊滿門之以笑歌俯仰終
日不悶然至於不言而心相諭者閣下於誰取之自蜀

至泰山行一月自水至京師又沙打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為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疎略惟千萬珍重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同感夏熟伏惟提舉內翰尊候萬福嚮為京兆尹天下公當由此得政其後聞有此按或以為拂世戾俗過在於不肖鹵莽然此豈足為公損益哉洵久不奉書非敢有懈以為用公之奏而得召恐有私謝之嫌今者洵既行而朝廷又欲必致之恐聽者不察以為匹夫而

要君命苟以為高而求名亦且得罪於門下是故略陳其一二以曉左右聞之孟軻曰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洵之所為欲仕者為貧乎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以為行道乎道固不在我且朝廷將何以待之今人之所謂富貴高顯而近於君可以行道者莫若兩制然猶以為不得為宰相有所牽制於其上而不得行其志為宰相者又以為時不可為而我將有所待若洵又可以行道責之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之秋至戊戌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日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錄以待

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
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
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冀望於
一官如此洵固以老而不能為笑人皆曰奉休將以行
道若此者果足以行道乎既不足以行道而又不至於
為貧是二者皆無名焉是故其來遲遲而未甚樂也王
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
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恐內翰怪其久
而不來是以略陳其意拜見尚遠唯千萬為國自重

上歐陽內翰第五書

內翰侍郎執事洵以無用之才久為天下之弃民行年
五十未嘗見役於世執事獨以為可收而論之於天子
再召之試而洵亦再辭獨執事之意丁寧而不肯已朝
廷雖知其不肖不足以辱士大夫之列而重違執事之
意屢言之巫醫卜祝特捐一官以乞之自顧無分毫之功
有益於世而王命至門不知辭讓不畏簡書朋友之譏
而苟以為榮此所以深愧於執事久而不至於門也然
君子之相從本非以求利益亦樂乎天下之不知其心
而或者之深知之也執事之於洵未識其面也見其文
而知其心既見也聞其言而信其平生洵不以身之進

退出處之間有謁於執事而執事亦不以稱譽薦拔之
故有德於洵再名而辭也執事不以為矯而知其恥於
自求一命而受也執事不以為貪而欲為其
去不追而其求不非其大不榮而其小不辱此洵之所
以自信於心者而執事舉知之故凡區區而至門者為
是謝也禮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餽焉曰獻使焉曰寡
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蓋
為是也哉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國國君使人餽之其
詞曰寡君使其有獻於從者布衣之尊而至於此惟不
食其祿也今洵已有名於吏部執事其將以道取之邪

則洵也猶得以賓客見不然其將與奔走之吏同趨於
下風此洵所以深自憐也惟所裁擇

上王長安書

判府在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
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
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
見其安而不見其危知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
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下之士望為
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
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

以慄慄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言敢以勢言
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
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
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
惑也持千金之錚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弃諸溝
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
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
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
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
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

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洵從蜀未明日將至長安見明
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必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上張侍郎第一書

侍郎執事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
洵之所以獲知於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雖暴之天
下皆可以無愧今也將有所私告於執事今將以屑屑
之私壞敗其至公之節欲忍而不言而不能欲言而不
果勃然交於胸中心不寧而顏怙怙者累月而後決竊
見古之君子知其人也憂其人以至於其父母昆弟妻
子以至於其親族朋友憂之固其責也雖然自我求之

則君子譏焉知之而不愛不憂而小人憂則君子交譏
之洵之意以為寧在我而無寧在明公故用此決其意
而發其言以私告於下執事明公試一聽之洵有二子
軾轍齟齬投經不知他習進趨拜跪儀狀甚野而獨於
文字中有可觀者始學聲律既成以為不足盡力於其
間讀孟韓文一見以為可作引筆書紙日數千言全然
溢出若有所相年少狂勇未嘗更變以為天子之爵祿
可以攫取聞京師多賢士大夫欲往從之游因以舉進
士洵今年幾五十以懶鈍廢於世誓將絕進取之志
此二子不忍使之復為湮淪棄置之人今年三月將

之如京師一門之中行者三人而居者尚十數口為行
者計則害居者為居者計則不能行恹恹焉無所告訴
夫以負販之夫左提妻右挈子奮身而往尚不可禦有
明公以為主公焉往而不濟今也望數千里之外茫然
如梯天而航海蓄縮而不進洵亦羞見朋友明公居齊
桓晉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憂則又何說不
然何求而不克輕之於鴻毛重之於泰山高之於九天
遠之於萬里明公一言天下誰議將使軾轍求進於下
風明公引而察之有一不如所言願賜誅絕以懲欺罔
之罪

上張侍郎第二書

省主侍郎執事洵始至京師時平生親舊往往在此不見者蓋十年矣惜其老而無成問所以來者既而皆曰子欲有求無事他人須張益州來乃濟且云公不惜數千里走表為子求官苟端立便殿上與天子相唯諾顧不冒邪退自思公之所與我者蓋不為淺所不可知者唯其力不足而勢不便不然公於我無愛也聞之吾人日中必慧操刀必割當此時天子求賢若渴公其言宜無不聽用洵也與公有如此之舊是亦其所以未老而猶足以有為也此時而無成亦足以見他人之

足求而他日之無及也已昨聞車馬至此有日西出百餘里迎見雪後苦風晨至鄭州脣黑面烈僮僕無人色從逆旅主人得束薪緼大良久乃能以見出鄭州十里許有道可騎從東來驚愕下馬立道周云宋端明且至從者數百人足聲如雷已過乃敢上馬徐去私自傷至此伏惟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邪

舍人執事方今天下雖號無事而政化未清獄訟未息賦斂日重府庫空竭而大者又有二虜之不臣天子

震怒大臣憂愁自兩制以上宜皆苦心焦思日夜思念
求所以解吾君之憂者洵自惟閑人於國家無絲毫之
責得以優游終歲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時或作為文
章亦不求人知以為天下方事事而王公大人豈暇見
我試是以踰年在京師而其平生所願見如君侯者未
嘗一至其門有來告洵以所欲見之之意洵不敢不見
然不知君侯見之而何也天子求治如此之急君侯為
兩制大臣豈欲見一闕布衣與之論閑事邪此洵所以
不敢遽見也自閑居十年人事荒廢漸不喜承迎將逢
拜伏拳�王公大人苟能無以此求之使得從容坐隅
時出其所學或亦有足觀者今君侯辱先求之此其必
有所異乎世俗者矣孟子曰改千木踰垣而避之泄柳
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嗚呼吾豈斯人
之徒輒欲見我而見之不欲見而徐去之何傷況如君
侯平生所願見者又何辭焉不宣洵再拜

皇朝嘉祐集卷第十二

上韓丞相書

眉山蘇洵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
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
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蒙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
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官終不能
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
分多少於其間而必為彼不為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
厭復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十錢誠不

是以瞻養又況忍窮耐老望而未可得邪凡人為官稍
可以紓意快志者至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
者皆勞勩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幾也
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而喜者彼誠少年
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
年豈足以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門
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廢放又守選又
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三
五六人然後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
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官長拘轄自

覺勦骨踈強不堪為州縣趨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
一官而幸與之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
漫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人保任以得官
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
今洵幸為諸公所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
一官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官以洵
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幸早以為遇時得位當不鹵莽
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
有得而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篇此
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也亦不甚戀戀於

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
決欲去而遲遲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
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
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
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
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荊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
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
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以文之責百執事之末平居思

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弃萬國天子
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
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
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
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
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
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見
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遊觀無所
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
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而有司廼欲以末世葬送無益

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撥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

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況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

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

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不宣洵惶恐再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之下揆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書計已達左

右洵間居經歲益知無事之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
廢山林不得聖俞永對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
行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遣以其不肖之文猶有可
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
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
今乃必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
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才中夜起坐裹飯携
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
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
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以永對之言與夫三
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
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遂
以此辭然恐無以答朝廷之恩因為上皇帝書一通以
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
寒千萬加愛

答雷太簡書

太簡之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召命且教以東行
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
遂以病辭不果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
仕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間居田野之中魚稻蔬筍

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衡論幾策皆僕間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信祇以為笑久居間處終歲幸無事昨為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尔揚旻至今未歸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揚節推書

洵白節推之下往者見託以先文之埋銘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閱其不幸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為作也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之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銘此則銘亦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難哉然余傷夫人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鄙乎其

心是以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逆行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善明而曾子譏之而况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而况不至於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之所以不取於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

以為怪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啓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蒼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鄉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自通然亦老病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嘗議及故友史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卹之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常以為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所雪今不幸亦已死

矣追思沉平生孤直不遇而經臣亦以劄見廢天皆以
無後死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讐疾惟君侯一人獨為哀
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之心不克少施嗚
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
囑辦於朋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沉有弱女在襄
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阻遠未能一一伏
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嚮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閭下之
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

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為君子之弃人矣
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
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嘉
以為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騫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
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
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饑寒自謀不
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
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
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為忠夫數至門者
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

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而
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居雍丘無故不
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
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授者嫌若
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二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三

譜例

眉山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鄉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
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
宗蓋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毀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
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絕則其勢將自至
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
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
族不散其勢宜忘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也蓋自唐表

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恥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錄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曰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世次而其本出於趙郡蘇氏以為蘇氏族譜它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出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盡當世之君子蓋將有從焉者歐陽氏譜碑後不俱

蘇氏族譜

蘇氏之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自高陽而蔓延于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焉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

生矣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吊喜不慶憂不吊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是于手其能

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氏諱斲子祈 無嗣

不仕娶子福 子宗夔 子昭鳳 子惟讚 子垂象

黃氏享 子垂正

年若干 子垂範

七月二 子惟善 子垂則

十六日 子昭慶 子惟德 子瑤

卒 子昭文 子渭 子瑗

子沅

子浩

子新
子沐

子宗藝 無嗣

子宗瓊 無嗣

子禮 子暉 子昭翰 子文質 子士元

子文圭 子士能

子士良

子士寧

子士嘉

子士宗

二百八十八

子暖 子昭遇 無嗣

子昭遠 無嗣

子昭逸 無嗣

子昭建 無嗣

子暉 無嗣

子祐 子宗靄 子昭玘 子文實 子惟忠

子惟恭

子文寶 無嗣

子昭現 子文采 子士祥

子宗著 子德謙 子永

子諱祐 子宗善 子昭圖 子惟益 子允元

不仕娶

李氏享

子惟吉 無嗣

年五十

子昭越 無嗣

四七月

子宗晏 子昭

三十日

子宗昇 子德榮 子哲 子珪

卒

子德升 子溥 子舟 子瑜

子德元 子汶

子諱杲

子諱序

子瞻

子位

不仕娶 仕至大

子侑

宋氏享 理評事 子渙

年五十 娶史氏 子洵

一六月 享年七

八日卒 十五五

月十一

日卒

子宗晁 無嗣

子德 子子勳 子慎言 子慶昌

子復圭

族譜後錄上篇

子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為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為昆吾次日惠連為參胡次日箴為彭祖次日來言為會人次曰安為曹姓季曰季連為莘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為數姓昆吾始姓巳氏其後為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為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為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

一百六十一

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大國之際秦及代屬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為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日武次日曰賢嘉為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為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為冀州刺史又遷為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玄味道聖曆初為鳳閣侍郎以貶為眉州刺史遷為益州長史未

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
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
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
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
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
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
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
洵始為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
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曰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
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之知焉已矣

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
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
為譜為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
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為譜者之
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
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
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
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
及士之始為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

子後之則為大宗故曰繼別為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
大宗死則為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
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
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故
曰繼禰者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
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
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
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
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為大夫者而後可以為大宗其
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為族譜其法皆

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析析死無
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為之後是以繼
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
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
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
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
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
為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
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為譜之志云爾

族譜後錄下篇

蘇氏之先自昆吾以來其最顯者司寇忿生三代之事其聞於今不詳周公作立政而特稱之以教太史其後周宣襄司寇之子孫亦曰蘇公遭讒作詩以刺暴公名曰彼何人斯惟此二人見於詩書是以其傳至今自蘇氏入秦而平陵侯建典屬國武始顯遷於趙而并州刺史章蓋州長史味道始有聞於世遷於眉而至於今無聞夫是惟譜不立也自昆吾至書之蘇公五百有餘年自書之蘇公至詩之蘇公二百有餘年自詩之蘇公至平陵侯建典屬國武七百有餘年自平陵侯建典屬國武至并州刺史章二百有餘年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

長史味道五百有餘年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二百有餘年以三十年而一易世則七十有餘世也七十有餘世亦容有賢不賢焉不賢者隨世磨滅不可得而聞而賢者獨有七人七十有餘世其賢者亦容不止於七人矣而其餘不傳則譜不立之過也故洵既為族譜又從而記其所聞先人之行昔吾先子嘗有言曰吾年少而亡吾先人先世之行吾不及有聞焉蓋嘗聞其略曰蘇氏自遷於眉而家於眉山自高祖涇則已不詳自曾祖斲而後稍可記曾祖娶黃氏以俠氣聞於鄉閭生子五人而吾祖祐最少最賢以才幹精敏見稱生於

唐哀帝之天祐二年而廢於周世宗之顯德二年蓋與
五代相終始歿之一年而吾太祖始受命是時王氏孟
氏相繼據蜀蜀之高才六人皆不肯出仕曰不足輔仕
於蜀者皆其年少輕銳之士故蜀以壽亡至自太祖受
命而吾祖不及見也吾祖娶於李氏李氏唐之苗裔太
宗之子曹王明之後世曰瑜為遂州長江尉失官家於
眉之丹稜祖母嚴毅君家肅然多才略猶有實太后柴
氏主之遺烈生子五人其才皆不同宗善宗晏宗昇循
循無所毀譽少子宗見死輕俠難制而吾父果最好善事
父母極於孝與兄弟甚馬於愛與朋友篤於信鄉閭之人

無親疎皆愛敬之娶宋氏夫人事上甚孝謹而御下甚
嚴生子九人而吾獨存善治生有餘財時蜀新破其連
官爭其田宅以入親吾父獨不肯取曰吾恐累吾子
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樊陋不葺也好施與日多財而
不施吾恐他人謀我然施而使人知之人將以我為好
名是以施而尤惡使人知之族村父玩嘗有重獄將就
逮曰入獄而死妻子以累兄請為我詞獄之輕重輕也
以肉饋我重也以菜饋我饋我以菜吾將不食而死既
而得釋玩曰吾非無他兄弟可以寄死生者惟子及將
歿太夫人猶執吾手曰盍以是屬子之兄弟笑曰而子

賢雖非吾兄弟亦將與之不賢雖吾兄弟亦將弃之屬
之何益善教之而已遂卒卒之歲蓋淳化五年推其生
之年則晉少帝之開運元年也此洵常得之先子云爾
先子諱序字仲先生於開寶六年而歿於慶曆七年娶
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長曰澹次曰渙季則洵也先子少
孤喜為善而不好讀書晚迺為詩能白道敏捷立成凡
數十年得數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鄉閭子孫
吹漁治生之意皆見於詩觀其詩雖不工然有以知其
表裏洞達豁然偉人也性簡易無威儀薄於為已而厚
於為人與人交無貴賤皆得其歡心見士大夫曲躬盡

敬人以為諂及其見田父野老亦然然後人不以為怪
外貌雖無所不與然其中心所以輕重人者甚嚴居鄉
閭出入不乘馬曰有甚老於我而行者吾乘馬無以見
之敝衣惡食處之不恥務欲以身處衆之所惡蓋不學
老子而與之合居家不治家事以家事屬諸子至族人
有事就之謀者常為盡其心反覆而不厭凶年嘗鬻其
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曰吾自有以鬻之非爾故
也卒不甯受為箴退之行以求不聞於世然行之既
久則鄉人亦多知之以為古之隱君子莫及也以渙登
朝授大理評事史氏夫人眉之大家慈仁寬厚宋氏姑

甚嚴夫人常能得其觀以和族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洵聞之自唐之衰其賢人皆隱於山澤之間以避五代之亂及其後僭偽之國相繼止滅聖人出而四海平一然其子孫猶不思去其父祖之故以出仕於天下是以雖有美才而莫顯於世及其教化洋溢風俗變改然後深山窮谷之中向日之子孫乃始振迅相與從官於朝然其才氣則既已不若其先人質直敦厚可以重任而無疑也而其先人之行乃獨隱晦而不聞洵竊深懼焉於是記其萬一而歲之家以示子孫

和二年九月日

大宗譜法

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大宗之法冠以別子由別子而列之至於百世而至無窮皆世自為處別其父子而合其兄弟父子者無窮者也兄弟者有窮者也無窮者相與處則害於無窮其勢不得不別然而某之子某某之子某則是猶不別也是為大宗之法云爾故為大宗之法三世自三世而推之無不及也人設二子而廣之無不載也蓋三法以為譜學者之事也由譜而知其先以及其旁子弟以傳於後世是古君子之所重而士大夫之所當知也

以學者之事不立而古君子之所重與士大夫之所當
知者隨廢是學者之罪也於是存之蘇氏族譜之末以
俟後世君子有採焉

別子

一世 別子之適子甲

庶子乙

二世 甲之適子丙

庶子丁

乙之適子戊

庶子己

三世 丙之適子庚

庶子辛

丁之適子壬

庶子癸

戊之適子子

庶子丑

己之適子寅

庶子卯

蘇氏族譜序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

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
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
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
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
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
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榮
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冢要
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
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
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足見吾鄉

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喪也猶相與笑之
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
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
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
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
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
之薦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
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

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
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與馬精奕婢妾靚麗以
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
詐備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
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髮髻於斯人之一節者願
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
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
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彰之庶其有悔乎予
曰然乃記之

重刊嘉祐集卷第十三

